



# 鍍金時代

馬克·吐溫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434

Mark Twain

THE GILDED AGE

---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3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書號 564 字數 332,000 開本 850×1168 1/32 頁張 17 插頁 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8000 冊

定價(6) 1.70 元

## 卷 头 語

这部書不是为了在朋友們当中私自傳閱而写的；也不是为了安慰和开导作者的某一位害病的亲戚本家而写的；也不是在辛劳的工作之余，忙里偷閒，匆匆写出，借此消遣的。这些緣故，任何一个都不是我們的写作动机，因此在本書出版的时候，作者也就不說那一套照例的客气話了。

讀者总会看得出，这部書完全是描写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情况；在这个想像的領域里，最使作者为难的就是缺乏鮮明的范例。在我們这个国家里，根本沒有投机的狂热，也沒有想發橫財的强烈慾望，所有的穷人都心地單純、心滿意足，闊人都誠实而慷慨，社会上还保持着自古以来的純朴風气，惟有那些有才能的和爱国的人士才参加政治活动——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們偏要根据想像中的境界写现在这部書里这么一个故事，当然是找不到材料的。

我們摹倣淵博的作家，在每章的开始引用了一些作品中富有風趣的殘章散句，这是無須加以解釋的。瓦格納說得很有道理：这种列在章首的引文隱隱約約地暗示了下文的内容，因此可以很愉快地激起讀者的兴趣，而又不致完全滿足他的好奇心，我們希望这种办法对本書也有同样效果。

我們的引文包括各种文字；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本書將在

各国流行，那些外国讀者除了他們的本国文字而外，很少能懂別种文字的；而我們却不是專为某一階級、某一教派或是某一民族写这部書，而是以全世界为对象的。

我們並不反对批評；也不指望批評家先讀过这本书，然后下筆写書評。我們甚至还不指望評論这部書的人声明他並沒有讀过这部書。不，在这个批評盛行的时代，我們根本不敢存什么違反常規的希望。但是文壇的权威人物如果对这部小說發表了意見，日后在煩悶無聊的时候，無意中把它翻閱一下，我們希望他不致感到深切的懊悔，如果到那时候再懊悔，未免太晚了。

还要声明一句。这部書在故事的構思、人物的刻划和文章的体裁方面，都是兩人合作的产品——这一点是名实相符的。無論哪一章里，都有兩個作者的痕跡。

馬克·吐溫

查理·华納

## 目 次

卷 头 語.....	1
------------	---

### 上 卷

第 一 章 郝金士老 爷 在 田 納 西 的 土 地.....	1
第 二 章 郝金士老 爷 收 养 了 克 萊.....	12
第 三 章 丹 尼 尔 大 叔 第 一 次 看 到 火 輪 船.....	16
第 四 章 郝金士老 爷 在 密 士 失 必 河 的 輪 船 上.....	21
第 五 章 郝金士夫 妇 收 养 了 蘿 拉.....	34
第 六 章 十 年 之 后 —— 蘿 拉 成 了 个 小 美 人.....	43
第 七 章 賽 勒 斯 上 校 的 生 財 妙 計.....	55
第 八 章 賽 勒 斯 上 校 款 待 华 威 頓 · 郝 金 士.....	63
第 九 章 郝金士老 爷 去 世 ， 給 兒 女 留 下 了 土 地.....	72
第 十 章 蘿 拉 發 現 了 秘 密 —— 郝 金 士 太 太 的 懇 求.....	79
第 十 一 章 午 宴 —— 簡 單 的 飲 食 ， 燦 爛 的 希 望.....	88
第 十 二 章 哈 利 和 斐 利 普 到 西 部 勘 測 鉄 路 線.....	94
第 十 三 章 賽 勒 斯 上 校 欢 迎 兩 位 青 年 到 聖 路 易.....	102
第 十 四 章 在 費 拉 得 尔 斐 亞 —— 介 紹 露 思 · 波 路 頓.....	112

第十五章	露思学医；解剖室的情况	120
第十六章	模范铁道工程师：到斯东碼頭进行测量	130
第十七章	斯东碼頭变成了拿破侖城——紙上談兵	139
第十八章	蘿拉上了賴婚的当	147
第十九章	布利尔里与蘿拉調情，被她迷住了	156
第二十章	狄尔沃綏——口若悬河的政治家	165
第二十一章	露思进了学院——新的友谊和欢乐	173
第二十二章	斐利普在沃尔契尔恋爱；哈利大露锋芒	181
第二十三章	斐利普和哈利进行工作	191
第二十四章	华盛顿的市容	194
第二十五章	拿破侖(斯东碼頭)方面的工作	204
第二十六章	波洛頓先生又作一次投机事業	210
第二十七章	賽勒斯上校雄圖失利，画餅充饑	219
第二十八章	通过撥款案的經過	226
第二十九章	斐利普勘察伊利恩木	238
第三十章	参議員狄尔沃綏邀請蘿拉到华盛顿去	247
第三十一章	斐利普断了胳膊；露思协助外科医师	251

## 下 卷

第一章	蘿拉在华盛顿社交場中的成功	262
第二章	上流人物拜訪蘿拉	268
第三章	蘿拉在国会外圍的活动	287
第四章	多数票是怎样获得的	293
第五章	書店的店員	302
第六章	蘿拉和巴克斯东調情	308

第七章	蘿拉与賽尔貝上校重逢·····	313
第八章	蘿拉又和賽尔貝恋爱·····	321
第九章	華盛頓的消息是怎样洩漏出来的·····	327
第十章	哈利墮入情網，好夢難圓·····	334
第十一章	特羅洛普先生中了圈套，成了同盟者·····	343
第十二章	報紙攻击大学案·····	361
第十三章	斐利普表示他对布利尔里的友誼·····	367
第十四章	巴克斯东先生为什么拥护大学案·····	375
第十五章	蘿拉杀害了賽尔貝上校·····	387
第十六章	蘿拉在紐約監獄里·····	396
第十七章	波路頓先生帮助畢格勒先生渡过难关， 自己却負了債·····	404
第十八章	斐利普采煤心切，空喜一場·····	412
第十九章	斐利普突破难关，找到了出路·····	421
第二十章	国会的准备工作；華盛頓触怒了賽勒斯·····	432
第二十一章	劝善修行，扩大贊助大学案的实力·····	440
第二十二章	狄尔沃綏在聖安息，准备重新当选·····	442
第二十三章	蘿拉案开审；聰明的陪審团，模範的法官·····	450
第二十四章	淵博的辯护律師·····	459
第二十五章	审判的进展·····	469
第二十六章	等待电报·····	479
第二十七章	法庭宣判：蘿拉無罪开釋·····	486
第二十八章	参議院惩治貪污，保全体面·····	494
第二十九章	蘿拉的命运·····	506
第三十章	華盛頓·郝金士开始新生·····	513

第三十一章	否極泰來，喜出望外	521
第三十二章	露思病癒；情海余波	526
卷后語		534
譯后記		535



## 上 卷

### 第 一 章

#### 郝金士老爷在田納西的土地

他有很多的土地。

——〔契帕威〕①“巴拉加”

英格：这真是一片了不起的土地啊！

米尔克拉夫特：每一英亩的出产就能值一鎊錢：我們起初只好廉价租佃出去。可是，先生，我看这块地似乎是太大了，恐怕您拿它不好办吧。

——本·勃生：“魔鬼是驢”

一八××年六月的某一天，郝金士老爷在他的住宅前面一个名叫“梯福”的一堆金字塔形的大块木材上坐着，默察着清晨的景色。

地点在田納西东部的奥貝資鎮。你很难看出奥貝資鎮是在一陔山脊上，因为四周的景物並沒有什么足以表现出这一点来——  
固是事实上这个鎮确实是在山頂上：这座山是一座延綿几县、渐渐

契帕威是美洲印第安人种的一族。

上升的山。這帶地區叫做“田納西東部的死疙瘩”，以它不出產什麼好東西這一點而論，那是與拿札列什<sup>①</sup>齊名的。

這位老爺的住宅是一座兩排相連的木頭房子，已經有些傾頹了；兩三只消瘦的狗東一只西一只地躺在門口睡着了，每逢郝金士太太或是孩子們跨過它們身上走進走出的時候，它們就要無精打采地抬一抬頭。沒有長草的院子里到處都撒滿了垃圾；靠近門口的地方放着一條板櫬，上面有一只洋鐵臉盆、一桶水和一把瓢；一只貓已經開始從水桶里喝水，但是它這樣勉強往上够，是過分吃力的，於是它就停下來休息休息。圍牆旁邊有一只浸灰桶，附近還有一口煮軟肥皂的鐵鍋。

這座住宅佔了奧貝資鎮的房屋十五分之一；其餘的十四所房子都分散在高大的松樹當中和玉米田里，隱蔽得叫人看不見，因此誰要是單靠眼睛了解情況，那他就站在這個市鎮當中，還會以為自己是在鄉間哩。

郝金士“老爺”獲得他這個稱號，是因為他當了奧貝資鎮的郵政局長——並不是說他這個職務應該獲得“老爺”的頭銜，而是因為在那些地區的重要公民非有某種頭銜不可，於是照例的尊稱就加到郝金士頭上來了。郵件是每月一次的，有時候一次送來的竟有三四封信之多。然而郵政局長的工作雖然如此繁忙，卻還是沒有佔去他整個月的時間，所以他在閒空的時候就“開鋪子做做生意”。

老爺正在默察清晨的景色。空氣清新而寧靜，芬芳的微風充滿了百花的香氣，空中有蜜蜂嗡嗡的叫聲，到處都有夏日的森林地帶給人的感官所引起的悠閒安靜的意味，和那種時候、那種環境所

---

① 巴勒斯坦羣山中的古城，是基督教徒朝拜的聖地之一；附近一帶異常荒涼。

喚起的纏綿的、愉快的感傷情緒。

不久就有一个帶着美国邮件的邮遞員騎着馬到这里来了。这次只有一封信，而且就是給郵政局長的。那位送信的長腿青年停留在这里談了一小時的話，因为他是無須匆忙的；只过了一会兒，全鎮的男性居民都集聚过来，陪他閒聊起来了。他們照例都穿着斜紋土布褲子，不是藍的就是黃的——此外再沒有別種顏色的了；大家都只掛着半边揹帶，有时候也有揹全副的——都是自己家里用線編織的土貨——有些人穿着背心，穿上衣的可是很少。但是只要有人穿着上衣和背心，那就准是相当好看，沒有太不像样子的；因为这种衣服都是相当漂亮的印花布做的——在当地社会具有超乎一般水平之上的审美力和有資格講究时髦的上流人物当中，这种風尚至今还在流行。每个人都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来；偶尔有人抽出一只手来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做完之后，照例又要放回原处；如果那是为了給头部服务，这只手把那頂破得不成样子的草帽往上推一推，再往下按得稳稳当当，結果使它保持某种傾斜的角度，就要等到下次再动手的时候，才会改变它的位置；有許多在場的人戴着帽子，但是沒有一頂是戴得端端正正的，也沒有兩頂帽子保持着同样的傾斜角度。我們这么說，对大人、青年和小孩都是一样的。說到每个人都嚼着自己家里制的生煙叶，或是用玉米穗軸做的煙斗抽这种煙叶，那也是把这三种人都包括在內。大人很少有留絡鬚鬚子的；嘴唇上留鬚子的更是一个也沒有；有些人在下巴底下留着一撮乱七八糟、密密叢叢的毛，把咽喉遮盖起来——这就是那一帶地方大家公認的一种留絡鬚鬚子的正确式样；但是無論誰的臉上的任何部分都有一个星期沒有見過剃刀了。

这些鄰居們站了几分鐘，望着邮遞員只是出神，听着他談話；但是疲乏的神态不久就开始表現出来了，於是他們就一个跟着一个

个爬到圍牆上，佔据着頂上的橫木，大家都拱起肩膀，显出一副庄重的样子，活像一羣秃鷹聚集在一起，准备着吃一个死人，靜听着死者臨終嚙气的声音一般。丹木瑞老头說：

“法官恐怕还没有什么消息吧，是不是？”

“那可說不准；有人想着他馬上就会过来，有人說他还不会。洛斯·莫斯利告訴汉克斯說，他猜法官也許明后天就会到奥貝資来。”

“噫，我要是知道个准信兒就好了。我有一只挺好的母猪和几只小猪放在法院里，还没地方安頓。法官要是来开庭的話，我看我就得把它們撵出来才行。可是明天还来得及吧，我看。”

这位說話的角色把他的厚嘴唇縮攏，縮成一只西紅柿結蒂的那一头的样子，然后使劲啐了一口，把七呎以外落在一根杂草上的一只土蜂啐死了。几个嚼煙叶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啐了一口煙叶的汁水，都是端端正正向死者瞄准的，而且都万無一失地啐中了目标。

“岔口那兒怎么那么熱鬧呀？”老丹木瑞又接着說。

“噫，我也不大清楚。老德雷克·希金士上个禮拜到舍尔貝去了一趟。他把他收的糧食运去了；可是差不多全都沒法兒脫手；这不是卖糧食的时候，他說，所以他就把它又弄回来了，打算等秋天再說。說是要上米苏里去——老希金士說，那兒有許多人也都在談这件事。像这种年成，在咱們这兒簡直混不着飯吃了。希金士上肯达基去，在那兒娶了一个上等人的漂亮姑娘，他回到岔口来，腦子里簡直是裝滿了新鮮主意，像是醉醺醺似的，大伙兒都这么說。他把整所房子都收拾得漂漂亮亮，像肯达基的派头，他說还是还有些人从特本太因上这兒来看他的房子哪。他把屋子里面全都刷上灰漿了。”

“什么叫灰漿？”

“我也不知道。那就是他叫的名目。希金士老太太，她告訴我的。她說她可不打算住在这么个倒霉的窩里，像只猪似的。她說那是泥巴，或是一种什么騙人的玩意兒，粘得挺結实，把什么都給盖上了。灰漿，这是希金士取的名目。”

大家把这种新鲜玩意兒討論了很久，談得很有点兒勁头。可是隨后在鉄匠鋪附近有一些狗打起架来，客人們就像一些烏龟似的，从圍牆頂上溜下来，迈着大步赶过去观战，他們那股兴致几乎达到迫不及待的程度了。老爷在原处沒有走动，还是看他那封信。然后他歎了一口气，坐着沉思了很久。他时而一遍又一遍地說：

“米苏里。米苏里。嚷，嚷，嚷，一切都毫無把握。”

后来他終於說：

“我相信我还是得走这一著。——老在这兒呆下去，可真是要飞蛋了。我的房子、我的院子，事实上，我身边的一切都表示我快变得和这些畜生一样了——从前我本来是挺寬裕的哪。”

他还不过三十五岁，可是他的面容很憔悴，使他显得年紀大一他离开梯磴，走进他的房子里开鋪子的那个地方，把一夸特挺的糖蜜給一个穿棉毛混織衣裳的老太婆換了一張树狸皮和一块蜜蠟，然后把那封信收起来，到廚房里去了。他的妻子在那兒，正在做干蘋果餡餅；一个十岁的邈邈孩子正在望着他自己發明的一在那兒出神；他那快滿四岁的小妹妹正在把玉米面包蘸底上的一点滷汁子，她極力注意不越过鍋底当中用手界限——因为另外那一边是屬於她的哥哥的，他为了有时把肚子忘記了；一个黑女人正在一个大灶那兒忙着做屋子里籠罩着一筹莫展和穷困不堪的气氛。

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世界把我甩掉了，或許我也

應該把它甩掉才好。可是不要緊——我還可以等待時機。我打算到米蘇里去。我不能在這個死氣沉沉的地方再呆下去，跟它一齊完蛋。我已經在心裡盤算過一些時候了，我打算把這兒的家當通統賣掉，賣多少是多少，再買一輛大車和一套牲口，把你和孩子們裝在車上就動身。”

“賽，不管什麼地方，只要合你的意，就合我的意。我看孩子們上米蘇里去，再窮也不會比在這兒更倒霉吧。”

郝金士揮着手讓他的妻子到他們自己的房間里去打個商量，一面說：“不，他們過的日子會要好一些。我一直都在給他們打主意哪，南賽，”說到這兒，他臉上就放出光彩來。“你看見這些契紙嗎？噲，這就是證明我在这兒買到了七萬五千英畝地——你想想將來這塊地是多麼大得出奇的一筆產業啊！噲，南賽，‘大得出奇’還不足以表示它的價值——這幾個字太沒勁兒。真的呀，南賽。”

“看老天爺的面子，賽，請你別……”

“別忙，南賽，別忙——讓我說完吧——我獨自在心裡把這了不起的如意念頭轉來轉去，已經想了好幾個禮拜了，真是想花怒放，現在我非跟你談談不行，要不然我簡直要憋死啦！我誰也沒有談過——一字不提——就連我臉上的神氣，我也特別用心老裝出不動聲色的樣子，怕的是叫人看出什麼祕密，連這兒這些生都會知道眼下就有個金礦。我現在很容易保住這塊地，叫它我們這一家所有，只要每年繳那一點點稅就行了——不，一萬塊錢吧——這一大塊地現在一英畝不過能賣三四厘錢，总有一天，人家會願意出大價錢來買，那時候一英畝就一萬塊、五十萬、一百萬呀！你說賣不賣吧，”（他說到這兒，就拉下來，變成耳語，一面還提心吊膽地向四周張望，看看是否聽，）“一千塊一英畝！”

“哼，你尽管睁开眼睛，瞪着發愣吧！可是实在是那么。你我也許看不到这个日子，可是他們看得到。記住我的话吧，他們看得到。南賽，你听说过火輪船，也許你相信吧——当然你是相信的。你也听见过这兒这些畜生拿来当笑話說，說那是騙人的，吹牛的——可是那並不是騙人，也不是吹牛，实在是那种东西，往后还要改良，比现在更了不起哪。这些新鮮玩意兒会使世界上的事情翻一个过兒，叫人想想都要發暈。我一直都在留心——人家睡大觉，我可老是在留心，我知道会要發生一些什么事情。

“就連你我都能看到那么一天，火輪船会由那条小火雞河开上来，开到离我們这兒二十哩的地方——漲水的时候还能一直开到这兒来哪！並且还不只这个，南賽——这連一半都算不上哩！还有个更稀罕的东西——鉄路！这兒这些可憐虫連听都沒听说过——他們就是听說了，也不会相信的。可是这又是一个事实。到处飞跑的車子，一个鐘头跑二十哩——天哪，你想想看，南賽！一个鐘头跑二十哩呀！那簡直是叫人腦子發暈。將來总有一天，你我都进了坟墓的时候，会有一条鉄路伸長到好几百哩那么远——从北方各州的城市一直修到新奥尔良——那准得經過离这兒三十哩以内的地方——甚至还要搭上我們这块地方的一个犄角兒，也說不定。噫，你知道嗎，东部各州有些地方已經不燒木头了？你猜他們燒什么？煤！”（於是他又弯下腰来，悄悄地說：）“这块地里的煤可真不知道有多少呀！你知道那条小河溝岸上露出来的那种黑东西嗎？哈，就是那个。你还当那是石头哪；这兒的人都是这么想。他們还拿来砌小水壩什么的哩。还有个人打算拿它砌一个煙囪。南賽，我想我一听他这话，大概是臉都吓白了！噫，那么一来，煙囪可能着火，就把秘密全都揭穿了。我就告訴他說，那玩意兒太不結实。后来他又打算用銅矿石来砌——瓜瓜叫的百分

之四十的黄銅矿石！我們這塊地上的銅矿可真是数不清的家当呀！这个傻子打算在他家里开一座熔矿爐，自己还不知道，結果可會讓他那双瞎眼都看明白了，这可真把我吓得要死。后来他又打算拿鉄矿石来砌！这兒的鉄矿石不知有多少，簡直可以堆成一座一座的山，南賽——一座一座的大山呀！我可不能听天由命。我老是釘住他——一直不放松他——我老劝他改主意，不讓他消停，直到后来，他終归还是用泥巴和树枝子搭了个煙囪，就像这个晦气地方所有的煙囪一样。松树林、麦田、玉米地、鉄矿、銅矿、煤矿——等着鉄路修过来吧，还有火輪船！我們一輩子也看不到那个日子，南賽——决不能看到——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啊，宝贝兒。我們只好是熬下去，熬下去，受苦受穷，吃粗粮，一輩子沒有希望，沒有出息——可是他們將來一定能坐講究的馬車，南賽！他們會像王子們那么闊气地过日子；他們會有人巴結，有人崇拜；他們的名字會傳到四海皆知！哎唷！他們將來會不會搭火車輪船回到这兒来，說些感激父母的話呢？他們會不會說，‘這塊小地方可不能动——這所小房子是要留作永久紀念的——因為我們的父母曾經在这兒為我們吃過苦，為我們打算過，給我們的前途奠定了穩如泰山的基礎！’”

“你真是個偉大的、善良的、高貴的人，賽·郝金士，我給这么一个人做妻子是很光榮的，”——她說到这里，眼眶里含着淚。“我們一定到米苏里去。你在这兒跟这些摸瞎的畜生混在一起，实在是对你不相称。我們要找個比較高尚的地方，好讓你跟一些同等身份的人在一起走路，說起話來也有人听得懂——不會叫人瞪着眼睛望着，好像你在說什么外國話似的。無論上哪兒我都願意跟你去，哪怕是走遍天下，隨便到什麼地方都行。我寧肯讓自己的體挨餓，死了也不在乎，反正不能叫你在這個窩裏——”



老是心里难受，活活地悶死。”

“你說的話正跟你这个人一样，宝贝兒！可是你决不会挨餓，南賽。絕對不会。我接到了柏利亞·賽勒斯一封信——今天剛收到。这封信……我唸一兩行給你听听吧！”

他从屋里飞跑出去了。南賽臉上的喜色却蒙上了一層暗影——她露出了不安和失望的神情。一連串令人心亂的念头开始在她心中閃过。她沒有說出什么話来，只是把双手放在怀里坐着；她时而把兩只手扭在一起，然后又放开，然后又把兩只手的手指尖互相敲一敲，歎口气、点点头、笑一笑——偶尔又呆着不动，搖一搖頭。这出啞劇是一篇無声的独白的表演姿态，独白的內容大致是这样：

“我有点担心——有点担心。柏利亞·賽勒斯想在弗吉尼亞幫我們發財，結果差点兒把我們毀了——我們只好搬到肯达基安家，再从头搞起。他又想幫我們在肯达基發財，結果又叫我們遭了殃，只好搬到这儿来。他又想幫我們在这兒發財，結果干脆就弄得我們垮台垮到了底，差不多是这样。他倒是个正派人，心眼兒也是再好不过的，可是我真担心，担心他太輕浮了。他有許多絕妙的主意，要是遇上好运气，他总是慷慨地和朋友們有福同享，这个好心的、大方的人啊，可是好像老有些意外的事情来搗亂，結果弄得一切都落空。我从来沒有觉得他是精神很正常的。可是我也不能怪我的丈夫，因为我实在觉得那位先生脑子里要是裝滿了一个新鮮主意的話，那他簡直能把一架机器都說得点头。誰要是听他說上十分鐘，他就能使他相信他的主意——嚙，你哪怕是叫一个又聾又啞的人坐在他面前，只要你讓他看得見他的眼睛說話，看得見他的手比划，我相信他也能使那个人相信他的主意，並且还高兴得發瘋。他那脑子里的妙主意可是真多！他在弗吉尼亞出了个好主意，主張不声不响地把德拉維尔和弗吉尼亞和田納西这些地方的